

“擦边带货”、摆拍伪造、微短剧含不良内容 暑期未成年人上网，警惕这些新问题

文明互鉴 丝路同行 南京“遇·鉴”伊斯坦布尔

本报讯(张可)7月2日,“遇·鉴”——中国南京对话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活动在伊斯坦布尔举行。2026年恰逢中土建交55周年,来自中土两国政府文化官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两国文化遗产与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以城市文学与遗产对话为纽带,共叙丝路情谊,共话文明互鉴。

南京依长江而兴,自古便是海陆丝绸之路交汇的东方枢纽;横跨欧亚大陆的伊斯坦布尔,是古丝绸之路西端的重要节点。两座千百年古都虽相隔万里,却共享丝路文明交融基因。本次“江海互通·丝路同行”——南京·伊斯坦布尔城市文明对话,旨在以丝路为纽带,搭建双城对话平台,续写“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文明交流互鉴新篇章。本次双城对话将双方交流进一步拓展至文化遗产、数字文博等领域,推动中土两国文明互鉴从“相遇”走向“相知”。

当天下午,中土文学交流对话活动诗意交融。中土青年以诗歌吟诵、传统民乐合奏的形式对话,在文艺碰撞中共叙双城丝路文脉羁绊。土耳其著名诗人海达尔·埃尔居伦、纽都然·杜门、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韩东、江苏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卢青畅谈城市与文学的共生关系。现场更上演创意展演——人工智能生成诗歌意境视频并完成中土诗歌互译,让前沿科技赋能传统文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地区科学与文化区域局(威尼斯办事处)文化部门负责人弗雷德里克·奥伯特在视频致辞中指出,南京“世界文学之都”与伊斯坦布尔“世界设计之都”的双城联动,完美诠释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城市历史景观保护的核心理念。

活动现场设置了《双城镜鉴:千年丝路的文明共栖》文化体验展空间,围绕“城之脉”“城之魂”“城之韵”“城之新”四个单元展开,通过数字重构、建筑解码与当代创作,呈现南京与伊斯坦布尔两座城市从历史到当下的文明脉络。

四川凉山州 首届“新风拔河赛”落幕

本报讯(杨秀 江铜)近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届“新风拔河赛”州级决赛举行,从分区赛中脱颖而出的8支代表队伍在州级决赛同台竞技。

本届“新风拔河赛”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在全州304个乡镇陆续开展,从乡级海选赛到县级初赛,再到分区赛,历时4个月,共吸引4.8万名队员参赛,观赛群众超百万人次。最终来自西昌、金阳、甘洛、盐源、木里的8支代表队挺进州级决赛。决赛设置冠军组和精英组两个组别,最终西昌代表队夺得冠军组与精英组第一名。

此次活动旨在创新“体育+法治”“体育+禁毒”宣传模式,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赛事为载体,普及法治理念、禁毒知识,弘扬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

阳明书院用古人智慧解决当下难题

(上接1版)
书院进一步丰富展陈形式,将展陈版面、多媒体技术与实景复原相结合,使书院以更加立体、鲜活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书院引入AR语音导览、VR全景导览,构建了完整的阳明文化图谱,整合文献、历史人物、旧址风貌、馆藏文物等资源,实现“一图览尽书院文脉”。为进一步提升沉浸式体验,书院运用AR情景交互技术,打造了《王阳明拜山》《庐陵案案》《惜别庐陵》三部实景情景剧。游客置身书院对应场景,即可沉浸式回看先贤治乡教化、为民理政的历史片段。一位正在体验的游客感叹:“原来历史可以这么生动,感觉像穿越到了阳明先生身边。”

科技让文化“活”了起来,而校地联动、多方合作,则为书院文明实践注入了持久动力。吉安市青原区文联副主席蒋丽介绍,青原区积极联动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深耕研学品牌建设,常态化开设特色阳明研学课堂。开笔礼、开学第一课、暑期社会实践、传统文化培训、文化沙龙、企业团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优秀文脉浸润着不同年龄段的人群。

罗丽琼介绍,书院秉承“守初心、唤良知、正人心”的使命,每年举办各类研学、讲学活动。数据显示,2025年阳明书院累计开展各类研学活动260余批次,参与人数超过3万人次,已成为极具影响力的青少年研学实践示范点。

500多年前,王阳明在这里种下“知行合一”的种子。500多年沧桑变化,古老书院历经活化新生,变身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持续涵养城市文明,淳化民风家风。

月1日起,《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行政法规,为治理工作划定了基本框架,明确了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

而针对有关处罚规则不够细化的问题,国家网信办等8部门联合印发《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自2026年3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首次将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细化为具体清单,明确了诱导非理性消费、宣扬不良婚恋观、成人化低俗暗示等具体情形,让平台审核、执法监管有了更清晰的操作标准。

同时,作为内容分发的关键环节,平台的治理力度直接决定了保护成效。近来,越来越多的平台从“事后整改”转向“事前预防”,主动升级未成年人保护机制。

例如,抖音在2025年暑期开展专项治理,累计清理涉未成年人违规视频43万条、处置账号1.6万个,其中针对利用未成年人不当牟利的行为,清理视频10.7万条,处置违规直播间3860个,对1万余个账号采取限制变现、封禁等处罚。小红书建立了未成年人内容专项审核池,对涉儿童穿搭、内衣、泳衣等内容提高审核等级,重点打击过度成人化、低俗化营销。

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乔巴生认为,根治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沉痾,不能只靠监管部门“单打独斗”,必须打破“整治、反弹、再整治”的循环,构建政府、平台、家庭、学校、社会多方协同的治理闭环。同时厘清MCN机构、商家、平台等各主体的责任边界,避免互相推诿。针对第三方内容服务商,要建立备案制度与黑名单机制,从源头管控不良内容生产。

(据7月6日《人民日报》金歆)

成的,意图借此诱骗用户互动,吸引引流。还有的账号,企图以新技术规避未成年人保护相关规定。

一则主人公是未成年人的“热舞”短视频引发关注。但仔细查看,发现角落里有一行透明小字“AI生成,并无未成年人出镜”。

该短视频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新技术手段确实使部分涉未成年人违规行为呈现极强的伪装性、迷惑性和隐蔽性。对此,平台也会加大打击力度。

除了上述问题,近年来新出现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还有:借卡牌、故事、动漫等未成年人喜爱的新载体,炮制网络黑话烂梗,虚构、放大血腥暴力情节,包装美化不良亚文化,鼓吹不良价值观;恶意发布导向不良的未成年人短视频内容,摆拍“整蛊儿童”“姐弟互殴”虚假剧情等等。

斯琴表示,“擦边带货”打的是“软色情”擦边球,很多内容只是成人化暗示,很难直接定性为淫秽色情,尺度界定模糊,平台审核难以把握标准;不良微短剧则把错误价值观藏在剧情里,单看一集可能没有明显违规,连贯起来才会发现导向问题,给内容审核带来极大挑战。

如何打破“整治、反弹、再整治”的循环

近年来,“清明”系列专项行动,多次对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开展整治。面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新考题,各方面都在持续探索破解之道。

制度建设是治理的根本遵循。2024年1

“7岁被迫出嫁,15岁生子……”今年1月,微短剧《逼婚鲤替嫁活阎王,相府气运全断了》上线。该剧选用11岁的女童饰演女主角,包含不雅画面,充斥着“养成系”等成人化隐喻。很快,该剧被全网下架。

这类“儿童演成人戏”的微短剧并非个例。古装微短剧《偷宫》开场即残忍凶杀场面,几名演员仅十一二岁;《拜托爹地,咱家真不普通》中,5岁小演员开口就是“这只股票一小时内会涨停,我全仓买入再加100倍杠杆”。

这类微短剧损害的,不仅仅是参演儿童的身心健康。有专家认为,这类微短剧依靠密集剧情反转抓住注意力,加上算法推荐,本身就容易“上头”,“如果主角是未成年人,孩子们看了之后代入感更强,更容易沉迷,有些还会造成价值观扭曲。”

中国网络文艺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廖蒙京表示,这类内容已经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及《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中严禁渲染未成年人成人化情感的规定,也违背了广电总局关于儿童不得出演成人化剧情的要求。

利用新技术手段,违规行为更具伪装性

AI(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烈日下,某医院门外,一个孩子跪在地上,赤脚沾满泥水,面前纸板上写着:“急性白血病”“求您扫码”……此前,一条名为“未成年人生病跪在医院门口乞讨”的短视频引发网友热议。有关部门介入后发现,这是某账号利用AI技术生

厚植爱国情怀

2026年7月7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安徽省怀宁县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强化国防意识,厚植爱国情怀,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图为7月3日,怀宁县小市镇中心小学组织学生观看七七事变历史影像资料。

檀志扬 刘舰宇 摄



山野“花儿”有了数字家园 ——甘肃临夏花儿文献数据库9月将与公众见面

花儿是广泛流传于我国西北地区的民歌艺术。它既歌咏爱情,也诉说生活的酸甜苦辣。2009年,花儿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如今,这传唱数百年的民间艺术,即将迎来一座永久的数字家园——国内首个花儿文献数据库。自2023年启动筹备以来,历经两年多的系统整理与数字化建设,数据库将于今年9月正式与公众见面。

为散落的文献建档

花儿是山野间的艺术,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青年涌入城市,娱乐选择愈发丰富,花儿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加之多数传承人年事已高,这一民间艺术面临着人走歌息的危机。

与此同时,承载花儿历史的各类文献资料也亟待抢救。大量珍贵的手抄本、曲谱、早期研究手稿散落民间,部分纸质文献已出现老化、破损、霉变问题,一些旧磁带、老唱片也存在消磁无法播放的难题。

转机发生在2023年,由收藏家王武明捐

赠的一批珍贵花儿文献集中入藏临夏州彩陶馆(州博物馆)。这批藏品共计5328种,时间跨度长达百年,涵盖花儿理论著作、唱本歌词集、音像资料、学术论文和演出照片等,系统呈现了花儿的历史演变和学术研究概貌。

在这批文献的支撑下,临夏州彩陶馆(州博物馆)联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花儿文化专业委员会秘书处,正式启动了花儿文献数据库建设。

“这批资料非常珍贵。”临夏州彩陶馆(州博物馆)文博馆员宋婷介绍。1925年,地质学家袁复礼在《歌谣周刊》发表《甘肃的歌谣——“花儿”》一文,首次向学术界系统介绍花儿,被誉为花儿研究的开端。这篇开山之作,也在馆藏之列。

宋婷回忆,团队面对的是一批年代跨度大、形态各异的文献——有手抄本、油印册子、老日报刊,还有字迹褪色,甚至无标题、无年代标记的零散文稿。工作人员对文献进行了全面盘点、分类梳理、编写目录并统一归档。

缺乏独特史料价值的材料仅作简易登记。“不能让任何一份有价值的文献被遗漏,也不允许不合格文献混入其中。”宋婷说。

截至目前,文献扫描工作已全部完成,影音资料已完成80%以上的数字转码。数据库初版设计已完成,首页设有文献类型、地域流派、歌手档案等多维检索入口,方便用户按需浏览搜索。

“热爱花儿的人在,花儿就在”

数据库的建设,意味着花儿的保护传承迈出了坚实一步。临夏州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张晓东说:“花儿与百姓日常生活、节日仪式紧密相连,是一整套民俗事象,建立数据库的意义关乎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

他进一步阐释,一方面,数据库把与花儿相关的影像、录音、图片等资料完整保存下来,为后续研究者保留了不可复制的文化语境;另一方面,它系统汇集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花儿文献和音乐形态,为研究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与互融提供了一手资料。

如何让数据库真正落地活用,而不是沦为

一座无人问津的“数据坟墓”?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花儿文化专业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马沛霆的解决方案是以用促建。数据库首批上线资料将是研究者最常用、最急用的文献,此后持续收录新成果、新发现,让资源滚动更新。“总而言之,让数据库深度嵌入学术研究、传承教学、公共文化等场景,便能激发文化创新,为花儿的研究、保护与传承注入持久生命力。”马沛霆说。

在未来,花儿会消失吗?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花儿文化专业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人员马兰在采风中发现,尽管花儿的原生空间逐渐压缩,却有越来越多的爱好者选择在城市公园演唱。“傍晚或周末午后,大家像约好了似的,聚在公园某个角落开唱。”在她看来,这是花儿从山野走向城镇的一种自然适应。

此外,地方政府会在传统节令举办花儿会,邀请唱家登台,延续这一传统。马兰记得,前不久走进和政县松鸣岩花儿会,场面令人震撼:舞台上歌手献唱,丛林中民间艺人自发对唱,也有游客边走边唱,整个山林仿佛是花儿的海洋。“花儿不会消失,热爱花儿的人在,花儿就在。”马兰说。

(据7月6日《光明日报》王冰雅 尚杰)